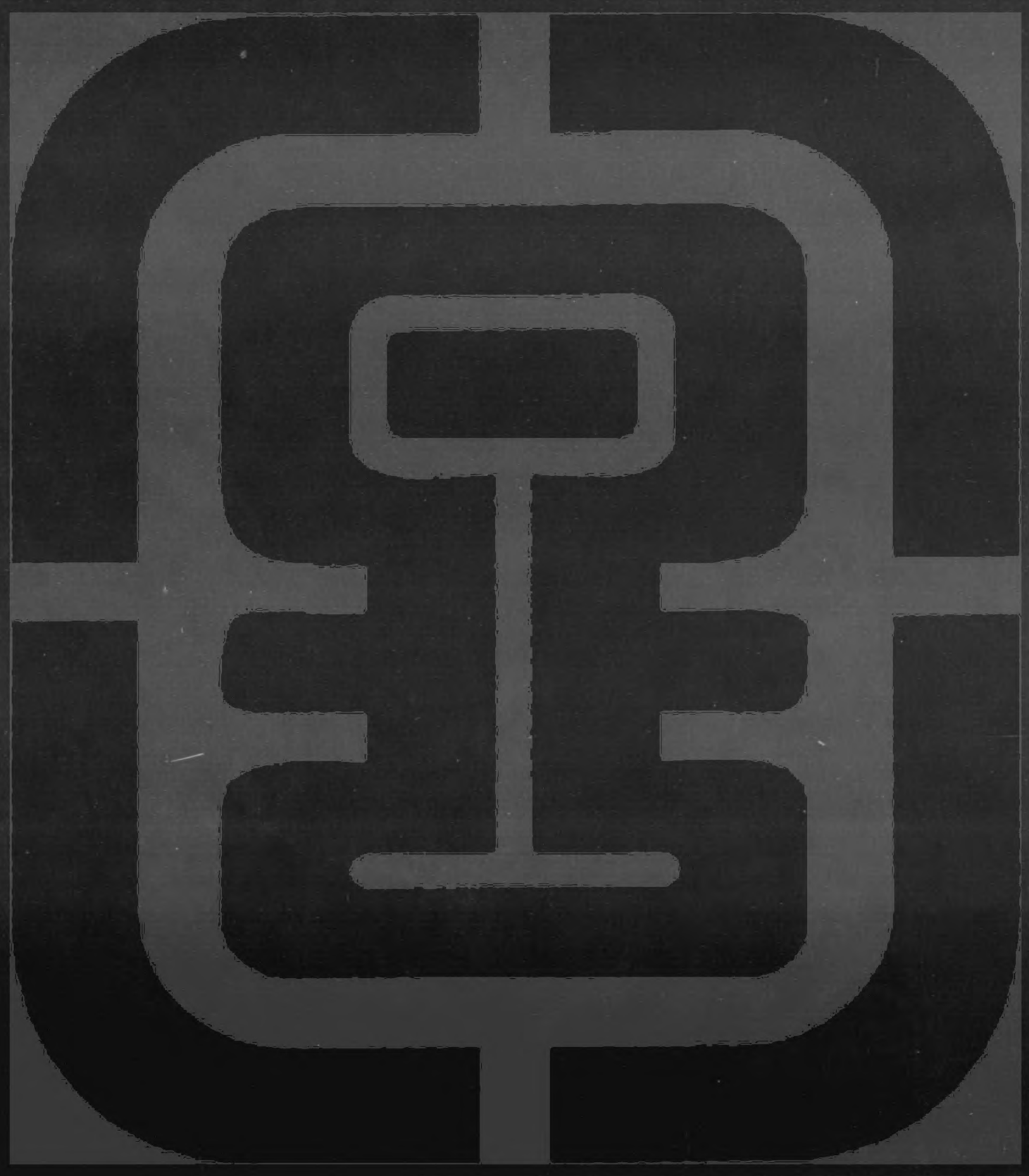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顧問奏對

盛文肅

景祐中王沂公曾許呂公夷簡為相宋綬盛度蔡齊為參知政事沂公素喜蔡文忠呂公喜宋公垂惟盛文肅不得志于二公晚年王呂相失交意乞退一日盛文肅致齊于中書　仁宗召問曰王曾呂夷簡乞出甚堅其意安在文肅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能知但陛下各詢以誰可為代者即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此問沂公公以文忠薦一日又問許公公

以公垂薦陛下以藩邸舊恩至此　太宗曰非也鄉
舊面折胃瑛賞鄉之直耳范蜀公蒙求

孫籍

真宗東封还群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
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於盈成
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　即詔試中書賜同進
士出身

趙韓王

趙普嘗奏　太祖與某人為官　太祖不用普明日
復以其人　太祖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　太
祖怒即碎裂其奏紙擲於地普顏色不動乃跪地拾
之收歸他日取所裂奏劄用糊粘綴復以奏　太祖
乃悞卒用其人

二

太祖時嘗以郡臣立功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趙
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
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
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怒甚趙
普亦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上寤乃可

其奏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乃紀以舊制還舉塲於有司吏部銓擇官官非亦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日登僧尼疲民無耗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客自銷錫亦救弊之一端五日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平夏欵附卒如禹作策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輕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又

王禹偁為諫官上御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脩德則可以弥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調邏邊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遣保御鄉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弔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情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並凍水記聞

竇偁

竇偁字日彰與賈琰同事太宗府中琰性便佞太宗嘗與語王府射琰侍側稱賛德美而多矯誕偁

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我心哉坐中失色
太宗亦為之不樂因罷會　太宗出偁涇州後為參
知政事　太宗詞曰卿可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
恩至此　太宗曰卿嘗面折賈琰之直耳范蜀公蒙
求

畢士安

咸平二年十月詔選官校勘　國志晉書唐書或有
言兩晉事多部悪不可流行者　真宗以語宰相畢
士安曰悪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悪之事春秋備載帝
然之故命刋剟逢山志忠言讜論

李懷忠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郡臣多不欲留時有節度使李
懷忠承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增坐致江淮之粟四
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
重兵皆在東京陛下誰與處此乎上乃还三朝聖政
錄

王元之

太祖朱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還罪狀募諸胡殺之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边
防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復與夏　彼必感恩

内附且使天下知屈已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国未平而賦足兵威強田所畜之兵銳而不　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與国後增損太冗皆如継制之三曰難選仁宗察其朋黨於是四人者俱罷政事而大肅獨留焉　廬陵歸　田錄

楊蟑 虫

時辟楊蟑為益府奏名上　太宗不識蟑字音尋亟召問立名之因奏曰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蚓弟蜕盡從虫臣家漢太尉震之後今已孤不敢輒更上曰蟑有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田白魚虫也上嘆曰古人名字不以日月山川隱疾尚恐稱呼有妨今以細碎微例名其子未知其謂也以御筆持去虫止賜名覃覃弟蜕之女妻夏英公閫範嚴酷聞於掖廷因率命婦朝后宮莊獻后苛責之方少戢　玉壺清話

趙元考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年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荅詩序有花面艷吹娓鄭婦青唇之動桑間陋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

交夷使奏上神宗顧問左右青唇何事皆不對乃以
問趙元考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　神宗再三諭之
元考誦太平廣記云有鄰夫見婦吹火贈詩曰吹火
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
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妻亦效之
夫乃為詩曰吹火青唇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烟裏面
恰似鳩盤茶元考之雜傳

范文正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国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
及商賈須取之於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
為計莫若先省国用国用有餘當先寬賦後然後及
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已上出筆談

二

范文正仲淹為有司諫章獻劉太后聽政忽遣一臣
璫諭之曰今後凡有大號令不須彊上三五年為一
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有所謂果誕告冬至日
大會前殿　仁宗率群臣為壽有司將期公上疏曰
臣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故所以齒輅馬踐厩芻尚

皆有誅況屈萬乘垂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開後
世弱人主以極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為之太后履
長賀於闈掖以家人承顏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慶
之客御軒陛使百官瞻奉於礼不順遂事已又獨御
乞皇太后还政疏曰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
持久今上皇帝春秋以盛睿哲明發握乾綱而歸坤
細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
還上真王以享天下之養云疏入不報 湘山野錄

龐莊敏

狄武襄公既平嶺 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龐
莊敏公曰 太祖遺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三十萬其
重值名器如此今青功不逮彬遠矣若用為平章事
冨責以極後肯為陛下用即萬一復有寇盜青更立
功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国軍節度諸子皆
遷官厚賜金帛

呂文靖

一

初真宗上僊莊獻攀慕深切凡喪祭之礼務極崇厚
呂文靖奏曰太后為光帝表紀之数宗廟之儀不忍
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

先帝思遇之厚惟是遠姦邪奬忠直愛惜民財拔擢
時彥使邊鄙寧靜人物常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
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太節也

二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城大臣率兼使領天聖中玉
清災莊獻泣曰先帝遵道奉天故大建珎館以畫祇
肅之道今忽焚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公恐后
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災異之端請罷營建遂懇讓使
名玉清遂不復葺　額而又公私之利
有十倍焉為陳恕等沮之其議遂寢

司馬溫公

嘉祐內臣麥允言死以其嘗有軍功勑國薄司馬溫
公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勲大
功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以為後法

又

仁宗朝司天奏日朔月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
故事當賀司馬溫公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
見夫意若日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
不知其為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為例

賈先生

臨淄賈岡公竦先生以著書　道為已任著山東野
錄七篇頗類孟子嘗春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
以誣皇天歎先聖今幸謂姦發請明告天下白其事
使後世無譏焉其文謂　既竄逐冠蓋公猶在雷請
還美公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
出身亦不為樂為吏公之李文定公籍其告勑送吏
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劉
顗子望相與謚曰存　真宗賜先生名故字希德云
公請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
有光水精反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用異也梁武造
數千塔舍利嘗有光晝城之敗何能致福其塔乞更
不營造　仁宗從之
夏文莊
夏竦薨　仁宗賜謚曰文正公劉原父判考功上疏
曰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百日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是時司馬溫公之礼院上
書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
遂改賜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僭祖皇帝謚也
封還其目不為草辭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
趙禹

景祐中趙元昊尚脩職貢業州進士趙禹度明上書言元昊必反請治兵為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師上言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祖徐先生石守道有詩曰業牧男兒忽議兵謂禹也

孫冕

咸平中孫冕言乞放江淮荆湖道商賈鹽許商人於邊入中梁草或京師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徳江淮荆湖三路賣鹽課

范蜀公

范內翰景仁以宏才碩學時所推仰始立朝或不以鯁直許之仁廟春秋高少陽虛位首拜跪乞擇宗室親賢為皇嗣熈寧初將推行新法獨不肯阿脫附議知不可爭即告老歸第天下士大夫始知仁者必有勇也倦遊雜錄

陳晉公

尚書左丞陳公怒峭直性廉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

欽板蹴蹜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
解復進懿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
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称職若公為之首 沂公筆錄

王昭明

韓魏公嘗称内侍王昭明絶不類内官往年執政賈
昌朝臣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深治之令蘇安鞠
獄不成蘇去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為監勘
官正色曰上令某 監勘 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
也歐陽遂請脫魏王 別錄

余襄

慶曆中開寶寺塔災国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
迎入内庭送還本寺令士庶瞻礼 言在内庭頗有
光怪將復建塔余襄曰彼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
民凡腐草皆有光及水精與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
因異也梁武帝造数千塔舍利嘗有光甚城之敗何
能致福其塔乞更不營造 仁宗從之

二

乾道中天下蝗旱范文正公安撫江淮回以太平州
貪民所食鳥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抑奢侈禋
水燕談

李宗諤

咸平初修　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中紫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子及職方員外郎吳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時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以談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知　楊文公談苑

王沂公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乞兩府行下文字中書侯宰相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方圓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二

真宗晏駕二府同受遺詔輔立　仁宗及皇太后權所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　非國家帝典稱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雖深憾其言然權字遂不敢去　魏王別錄

張乖崖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若腦疽未陞見御史閻門累奏
上寛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
虛国家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丁
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謂也不殊死無以謝天下
章三上不報出卸陳州滉水燕談

薛簡肅

明肅太后從殯　太祖詔禮官章儀時學臣冥周官
后服進議　佞者密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
宮尊称山手及與御皆正者制度入太室豈當以後
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復宰臣執議
俱不聽之不得已將誕告類薛簡肅公以閔古人語
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中奏曰陛下大謁之曰还作
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忠言讜論

薛師正

呂晦叔與薛師正並命樞府師正事晦叔甚公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閤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戎瀘蠻投數柵斬首級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師正曰戎瀘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於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薛回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

錢若水

涑水談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撽轉運
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
為撽言據陰陽人狀因家人月不利出師當取十月
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撽云得保塞胡偵候狀
言賊已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
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之軍食
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驛取轉運
使盧之翰竇玭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
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
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
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復視廷中有何人報
云有瘦而長者尚立焉上遣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
再尋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尔乃不才如是耶尚
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
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
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
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
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
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
之三人皆黜而行軍副使既而虜利欲入寒事皆虛

繼降坐罷招討知秦州涑水記聞

王文正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于野以獻宰相將率百官稱賀王魏公獨言不可數日方朝飛蝗蔽天真宗嘆曰使百官方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笑耶

又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忠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促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後有求樞使者何以拒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並渑水燕談

賈黃中

賈黃中乃造華夷圖承相晚四世孫七歲舉童子問頭及第李文質昉以詩贈之云七歲成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卷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求試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後興國中叅　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隙舍扃鐍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櫃乃國國公圖所遺之物不隸於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啓其封悉集之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侵盜況亡國之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勤事母孝不幸年五十

六先毋而遊　太宗卹其家既葬其母入謝上面撫之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當記之　玉壺清話

趙閔道

趙閔道為人清潔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後知成都並二侍者矣至中和范景仁為諫官趙閔道為御史以論陳恭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許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怀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閔道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杜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閔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閔道曰不敢以害公涑水記聞

呂晦叔

馮當世孫和甫呂晦叔師正同在樞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回問之晦叔方為開祈可否語簡而當上帝納之王人亦莫能為也出則未嘗語人皆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也而同僚或辨之

王平甫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弟也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濫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

鄭聲安国復書曰安國亦願光遠侯人官滿至京師
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
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
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
於兄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
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
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敖然怒曰丞
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敝身
破家憀及先人發掘丘隴豈得不預我事邪並見涑
水記聞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一日用登對言及家世及履歷本
末仁庙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書生陛下擢
任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官蒙亦有先臣之田廬家事
有說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仁庙徐曰亦有
說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邕尚虛位
天下之心未有所繫是陛下孤寒也仁庙改容頗加
其意後遂參柄用倦遊雜錄

王著

太宗朝有王著者學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帝

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內侍持書示著著每以為未善　太宗益刻意臨學又以問著對如初或　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後帝筆法精絶超越前古以為由著之規益也　涑水燕談

田諫議

一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圖悅無稽古深學舊有覽但記分明事類繁碎難憭今諫臣以治亂興亡急要憑置一屏欲常在目田錫奏曰皇王之道徵妙曠濶今取軍國要機二事以行之師太原逮茲二載未賞軍功頗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生民為瘴嶺之鬼此二者雖不繫皇之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納錫真得鯁直之体而此事尤难為奏趙普當因錫謁於中書曰公以元勲當國宜事損儉有羣臣書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主之体也諫官章疏今閤門填狀大弱臺憲之風尤為不可也普引咎正容厚謝能罷之錫將卒自草遺表猶勸上以慈儉納諫為意絶無私請上厚卹之　玉壺清話

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太宗時上言軍国要機者一朝

廷大體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眞宗即
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目覽一
卷又採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眞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福朝廷每有
少飲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特贈工部侍郎
以其子將作監生簿慶遠餘慶並為大理評事給俸
終喪仍布告天下以示激勸故事諫議天失卒無贈
與詔蜀公蒙求

王安簡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推州河北咽喉先朝
用才如何承矩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令刺史李允
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令用人大輕而賞典過
厚非制虜之術公為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
張堯佐事仁皇急遣使為止之罷堯佐官　景靈二
使東齋記事

程文簡

程林知開封府失事如神是年冬司天上明年正旦
日能此所謂三陽之始人君所忌請移閏月以避之
上亦以為然林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上之象今有所
蝕蓋由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

之上曰鄉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荅天變
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此 本朝明臣傳

韓魏公

蔡挺在樞密院日有廢馬監之議朝廷遂遣蔡確出
將度利害確以可廢聞 上以謂所得子利給官吏
與兵卒猶不足則国家所費亦大不如廢之便公聞
之曰馬監之為国為利豈少哉不惟馬之蕃息足以
備緩急之用又足以振四夷之聲勢 魏王別録

李南陽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為
奏願陛下選將帥中威勇有謀敦龐多福克荷功臣
名者授宸筭 付銳兵俾往征大駕不出京轂恭守
宗桃慰撫黔庶示敵人以閑暇策之上也大名河朔
之咽喉或蹔駐驊楊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邊
霜朔力朝塵夕埃飜龍鳳於旂常擁貔貅於鑾輅勞
侵黼扆土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疾求
退士論嘉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
教坊以夫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朝曰唐太和中
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答伶人以懲其無礼
魯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嘆曰

於　上而禁止此戲遂絶　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嘉祐中　仁宗自内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横無由禁止今後應内降挑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奏定可否始數日左承天門一寛衣老兵持竹弊器上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乃金巨并一枚上綴臣蚌爍然不知其數禁門舊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中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攉不用執法奏遂之放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以来所降勅旨未有若執奏内陛之敕為治世之大公也臣夙間禁門近日有搜攔之獄傳旨令放者司殊不顧執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疏曰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令執奏之勅既為無乞下詔敢放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不免又疏曰臣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璀馬尹丞君父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敢輒不況九州之遠乎欲乞重貶魏某以咎不遵君命之惡臣以言職不能早寤清衷亦乞罷職黜魏由此降越州時有感事詩云鐵冠持白簡蕃棘聚青蠅謝

上表畏去狂夙動地孤逢所以易飄衆斧登山直木
終須先伐才者愛之 湘山野錄

又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
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修綏堯佐遂驟遷擢一旦
終除宣徽節度景靈廟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
列 天寶揚国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
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
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
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
介

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間以到依違不前
唐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
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
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
觀望挾姦而涉官掖語甚功直 仁宗怒趨台而府
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
諍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
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
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始上怒未已
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屬

遁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竄詩曰皇
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
朝有臣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舉臣
姦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是時守成都委曲媚貴贓銀
璫挿左貂窮臈使馳驛　援將奢侈中金齋千鎰為
我寄使君　紋織纖密遂傾西蜀　巧日夜急鞭扶經
緯金縷　闘七八比比雙蓮花蕚燈戴心出幾日
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日觀上元被服穩稱質　然
驚上目遽爾有薄詰既聞所從来應對以未失且云
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　乞臣今
得粗陳狡猾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
猾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
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矣以身自卹居傍
有側目喑啞横詆比指言為罔上廢妃還蓬蕚是時
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今禦魑魅其且同飴密既知
弗百懼復以強詞窒帝聲亦　厲論奏不容畢介也
容其開猛士瞻為懷立貶嶺外春連容為里物内外
官恤恤陛下何未悉郎敢救者誰衰執左史筆為此
儻不容盛德有所拂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介言
或似在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著倉卒亟許

遷英山衢洛猶嗟咄翊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阿附
連諫官去若惟絮夙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蟠英州
五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晚霧晝與嵐氣沒妻孥
不同塗夙浪過蛟窟存亡未可知南館愁傷骨飢僕
時先後隨猿拾橡栗越林多蔽大黄柑雜丹橘萬室
通釀酤撫遠無禁律歸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
仍奇怪已可消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僅
梅子貞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慚況兹别乘秋始竟
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文忠公為編其集時有
嫌避又削去此詩是人必知者故今盡録焉 出東軒
筆録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典禮音律

皇后合食太廟

仁宗皇帝將祫饗韓持國為禮官建言皇后廟孝景
朴德章懷神主不當合食於太廟下侍制以上議議
者凡十七人自夢得武平仲杜楊侍講向龍爺原甫
景彝聖從八人以為當食太廟永朴楊朴子華長文
子方包希仁錢資元盧公彥并鎮九人以為當從持
國論卒為二議以上朝廷以為日迫且依舊合食須
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辭太上其所議自後亦

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又何必為別廟哉然其論議之難合也若是東齋記事

僖祖廟為始祖

熙寧五年十月太常禮院言奉聖旨詳定僖神主祧遷者切以聖王用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廢古請禧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歲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禧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后提以下者非絕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絕承之故也若尊卑之佐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禧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禧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於夾室贊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迺無成憲因而制禮寶在聖時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合曰廟祧之序蓋有典彝所以上永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守大統獲奉宗祀而世次遷毀禮或未安討論經常屬我哲輔

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
敢不祗服宜依所請於是元絳等議云詩序生民曰
尊祖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尊
祖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
推后稷配大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從之熙寧
八年五月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
依勑命尊始尊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各
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過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籍田

元豐二年七月詳定禮文所言國語云王耕一畝庶
人終於千畝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
帝籍神倉今久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所
非以致潔誠也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仍
徙先農壇于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五谷之外并植菜
蔬冬則藏氷一歲祠祭之用取其焉並從之

祀明堂

元豐三年七月詔曰遠而尊者祖則祀郊之圜丘而
配天迩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
以及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元丘配天則對越諸神明
堂則上帝而已歷代以來合官所配既紊於經乃至

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此皆固陋昧昔以矣情文之宜
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於明堂推以配上帝餘從
祀群臣悉罷

郊祭

四月詔親祠北郊依南郊儀如不親祠則上公攝事
見是奉祀禮文所言天地合祭自漢元始間以禮樂
既合有合而禮夫婦云牢於是合祭天地以降一体
之誼後漢光武魏文帝晉光帝唐武德以來皆因之
殆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上帝既設天皇地祇　稽
之典禮有所未合於是翰林學士張璪言陽生於十
一月陰生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於
是順陰陽之義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
日祭地澤中之方丘以至性幣器服詩歌樂舞形色
度數莫不放其象類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由此觀
之夏至日祭地於方丘而天子親位之此萬世不易
之禮也議者以為當今萬乘儀衛加倍於古方盛夏
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

類十八

月不唯無所據依又失所以事地順陰陽之義必不
得已臣以為宜即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且樂

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
補有存焉禮官請如璪議上批張璪之議在今所宜
固無易元豐六年冬至祭上帝昊天於圜丘以太祖
配始罷合祭天地也制曰永惟五聖之烈必躬三歲
之祀祭以禮意寢而不明樂文雜而未正故刺六經
之說考諸儒之言緝熙曠議是正鉅典陟配烈對侑
昊穹於時維太常之旒備金玉之駕迺　太主以為
國之綴迺服大裘以攷古之文故事衮冕行事至是
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衮冕元豐聖訓

封程嬰公孫杵臼立廟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當詣閤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
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不為屬使國統有
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覽之　然即批中書授臣
將作監丞勑河東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家於絳州太
平縣詔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因命絳州立
廟歲時致祭於所上書略曰臣嘗讀史記世家老趙
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盡死不顧難
以保全趙氏孤見聚最為忠義乃知國家傳祚至今
皆二人之也蓋下官之難屠岸賈殺趙盾栝趙朔嬰
齊已亦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　既而免

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官中甚急於是朔妻置兒
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則不滅若無聲及索見竟
無聲乃得脫然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且天方啓
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極天下於湯火之中而
奄有焉使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
有聲蓋有聲則不免不免則晉趙分域之內訪求二
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未未立廟貌即速令
如法崇建著於甲令永為典祀如此則忠義有勸亦
可見歷朝不負於二人者矣青箱雜記

嫡孫傳重服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
也然不知至　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亦著於禮令
景祐中右資政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
衆生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不合傳重下禮院議於
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為禮官景文遂
令三人各為義狀不疑曰初常傳重誤也宜改正之
使遣為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禮以為當接服若曰父
死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一
尊親為兩等服也子謂石氏子孫宜依禮令不得傳
衆且為本服自今而後別著令父死衆子在嫡孫傳

重然後得禮之正又為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重就合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禮令處之也豈可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方決而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邪是無此理也然景文從次道議仍請着為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者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禮之意哉

趙氏無後今日矣然雖天祚亦必賴公孫杵臼繆負他嬰匿於山中卒俱於死以絶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全真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文子也

於是趙宗複盛傳十世至武靈王而遂以胡服於秦俱霸其後為秦所併則子孫蕩折散居民門今常山真定中山則古之趙地故趙氏世為保州人而禧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於河朔以至太祖啓運太宗成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纘業嚮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襁褓了然之孤使得以全則承祀無遺餘育矣又豈能熾昌以至於此故臣深以為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悼痛雖當時趙武為嬰服喪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絶然今不知其祠之所在竊慮其祠武廢而

復舉或舉而弗葺或葺而弗封三者皆闕與也左氏曰兒有所歸乃不為厲自宋有天下九兩周甲子百二十二年于茲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啓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魂久無所歸而亦因是而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趙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有繼皆自二人為之也何況二人皆精忠誠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於太虛而百世不滅故乞朝廷指揮下河東北

武臣持服

故事武臣不持喪韓奏請待喪下兩制臺諫官議唐子方為諫官與諸御史皆不與令持喪是時會議於玉堂後署唐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叔勃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憂得坐子方旁不覺歎曰俟也率然一言亦中於理兩制與臺諫官竟為兩議以上遂詔閤門祗候內殿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無官將何以處之乎

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故投

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齋
送醮祭之具頗為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度才留
二十處餘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
洞江寧府幸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
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　廬山詠真洞建寧
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虹州馬當山上水府太
平州中水府閩州金山下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
陽濟瀆　海水府鳳翔府聖湫仙遊潭河中水百丈
泓龍　杭丹天目山龍潭州華　湘潭所罷處不可
悉記予嘗於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

玉簡以階石制東齋記事

婚禮坐鞍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婿之為鞍父母謂之合髻之
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　去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則是時流俗之所為尔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
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尚取一時世俗所用吉
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之法矣然而後世
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存
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知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為
大笑者坐鞍一事尔今之士族當姻之夕以兩椅相

皆置一馬鞍及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翦女家遣人三請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練立而視者惟婿上高坐為盛禮尔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依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鄙徑同習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 盧陵歸田錄

蜡臘

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外日祭社宮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礼三祭皆於臘辰以應上德聖朝火德合以成日為臘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為宜下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同用成臘日

正冬朝賀上壽

淳化三年正月朔太宗御朝元殿受賀礼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升殿群臣上壽國朝以來正冬朝賀御正殿即以退御大明殿群臣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約開元礼皆以法服設官 萬舞酒三行而罷

宣祖配天

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合祭天地圓丘以宣祖皇帝配

有司因請孟春祈穀孟冬　季秋大饗明堂請以
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　祀宗從
之聖　朝

彗星見罷祀南郊

太宗將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
曰當祭日食猶廢祭謫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
至熙寧五年將郊而何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何
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順安八蜡不通
八蜡小祭也或可以變異廢上帝之祭之乃祭之大
者恐不宜如此上以為然出事實

祭大社

太祖初有事於大社時國初隆典多或未修大祝文
亦亡舊式詔辭臣各撰一文謄錄糊名以進上覽之
謂左右曰皆輕重次中猶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
乎得體開視之乃竇儀撰者文曰維某年太歲月朔
日宋天子某敢昭告示於太社謹用仲秋仲春祗率
常禮敬以玉帛一大武柔毛剛鬣胡粢香萁嘉薦醴
酸備茲　用仲報本敢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
惟神品物賴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弘方直所以著其
守博厚所以兼其德有社者敢亡報乎尚饗遂召儀

定其儀注公以開元禮叅酌於三代之與繼以進之際作雍和樂大社之饌自正門入配坐之饌自左聞入皇帝詣罍既之儀並如圜丘事具本式請大所執樽者舉冪贊酌醴太常卿引皇帝於大社神座前捧爵跪奠大祝持校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玉壺清話

兩制攝事

京師春秋社祭多產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為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丞旨攝太尉因作詩曰鷄聲初動曉驂催又向靈臺飲福杯自笑治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叅知政事東軒筆錄

祠太一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五福君二太一處前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冠霓衣夫聖中建兩太一宮前殿處五福君　太遊三太一亦用通天冠絳紗之制餘亦道冠霓衣熙寧五年建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狀請如東西二宮之制太一畫服通天絳紗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畫

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王璵為相又勸肅宗親祠大和中監察御史舒元輿論列遂降為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為相復為大祀宣宗時又降為中犯乾侍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禱雨獲應遂升為本祀春明退朝錄

郊廟讀冊迴班

故事郊廟讀祀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迎向　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毋起及詣壇下又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事郊廟之精意也渑水燕談

醮祀御室

真宗皇帝嚴於醮祀之事其奏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寶其後天　寶止用御前之寶慶曆中下學士院別制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醮祠則用之東齋記事

朝獻朝饗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謂之朝饗未乃有事於南郊子集郊室時曾預　論

當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尊為
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未盡有所因
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惟
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祀皆曰取集曰某日
有事於其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余
告惟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
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
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名皆為正祠筆談

雲韶部

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聰慧者數十人於令坊
全習樂名簫韶部後改名雲韶部內宴則用之

鈞容直

太平興國中擇軍之善樂者名曰引龍直遊幸則騎
而導駕後改曰鈞容直取鈞天之義焉

河市樂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淮陽歲次性頗奢靡而
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絕者治
不過之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
民居繁雜倡優雜戶類亦衆然率多鄙但為高之伶
人所輕誚每宴飲樂作必効其朴野之態以為戲玩

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並沂国公筆鉢

拱辰管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手管也大宗皇帝賜

令名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